

# 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-19 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5)一 台灣人到中國習醫(一)

美國St. Louis大學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醫學中心小兒科 朱真一

## 前言

這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系列，回顧醫學院畢業後，完成臨床及學術研究的訓練後，在St. Louis大學小兒科服務。因為主任突然逝世，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，開始有真正的業餘時間，以後就常探討自己有興趣的台灣歷史文化，以及醫學人文的「副/福」業。最近一年多在本刊，回顧自己探討台灣醫學史的經歷、感觸及新發現<sup>1-5</sup>。

上幾期開始討論，日據時代的「正式」醫學教育的醫學校的演變及進展<sup>6-9</sup>。特別注意到台灣的醫學校，1918年開始有台日共學制，開始有保障日本人學生的名額，最多時只佔全台灣人口6%的日本人，佔以後醫學校學生的一半略多些。台灣人在台灣習醫受歧視，不但習醫機會少，日本人教職員及學生以統治者的心態，對台灣人輕蔑。這兩大原因促進了台灣人，積極地找島外習醫的管道。

## 台灣人到中國習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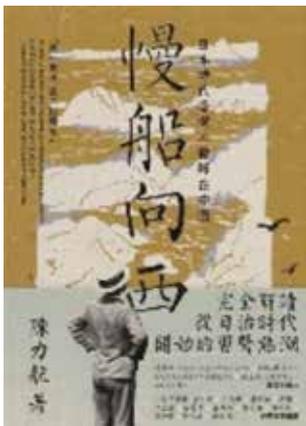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上期討論到日本的醫學校外，還可考慮去其他外地習醫的地方。以前討論早期來台灣的歐美醫師時，對助手的台灣人提供「學徒式」的習醫制度。那時就曾提到有些台灣人，以後到閩南地區行醫，同時也有些人去閩南，接受那裏的歐美醫師「學徒式」的醫學教育。去閩南地區，主要因為使用同樣的語言，那裏的歐美醫師，使用同樣的羅馬拼音（白話字）。就是以後日本殖民台灣時代，有些台灣人到中國的醫學校習醫，不只閩南，還有不少到中國的華南其他地方及東北、華北及華中，

尤其是那時代的滿洲國、青島及上海等地方。

台灣人會考慮去中國習醫，主要因為日本在日俄戰爭勝利後，漸漸強大，日本在中國的占領地及可控制的地區越來越廣，有傀儡的滿洲國、租借地如關東州、大城市內的租界，以及新占據地。這些地方的各種醫學校，主要由日本人，在政府的資助下設立，大部分還以日語教學，台灣人在這些中國的醫學校習醫，語言上當然沒問題。有些醫學校有不少台灣人就讀，是中國人創辦，雖然不用日語，有些教員大多數留學日本。另外一些只一位或零星幾位台灣人就讀的醫學校，用當地的中國語言或英語教學。

雖然到中國習醫的人數，比上一期討論到日本習醫者的少得多，可是探討到中國的醫界人士的文獻不少，因為台灣人醫師去中國行醫的典故，很有意義及有趣。先因台灣人醫師前輩先去中國行醫，接著才有台灣人去中國習醫，因為先去前輩的行醫及各類發展很成功，吸引後輩前來，進入那地區的醫學校習醫。

陳力航先生有兩本著作，主要討論台灣人醫師到中國行醫及習醫。找資料時，先看到他的碩士論文《日治時期在中國的台灣醫師(1895-1945)》<sup>10</sup>，去年(2024)他把該論文改寫成一本書《慢船向西-日本時代台灣人醫師在中國》出版<sup>11</sup>（圖一），兩部著作內容有些差異。因人遠在海外，找到的文獻相當難得到，很高興看到陳先生的著作。拙文內容不少來自這兩部著作，以及書內提到的文獻，非常感謝陳先生。



圖一 陳力航先生著作《慢船向西-日本時代台灣人醫師在中國》<sup>11</sup>。

### 為何選擇到中國行醫或習醫？

卡鳳奎的《日治時期台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》中<sup>12</sup>，談過台灣人為了要去中國，是日據時代去日本讀醫的理由之一。上期拙文中也提到去中國，不管是為了賺錢、從政、宣教或抗日等，可能以醫師身份去中國最有好處<sup>9</sup>，不覺得他們是為了去中國而到日本讀醫。一般而言，去中國習醫者，很多因為他們的家人或親友的長輩或兄長，在中國行醫有成。自己有位親戚是滿洲國的某醫學校畢業，可能因為家中前輩去滿洲國行醫很成功。

台灣人若有意圖在中國行醫，去中國習醫當然是很適當的理由。台灣人到中國去，多少還是跟「血緣」及「語言」有關。這系列前幾期<sup>6-9</sup>，一再地討論說，台灣人在日據時代，被日本政府、醫學校及日本人，歧視及公開地輕蔑，更會引起台灣人對有「血緣」的中國有「祖國」的懷念及憧憬。

「語言」是另一吸引點，台灣語言跟福建

及廣東的相近，尤其閩南地區。早在台灣的清據時代，台灣人接受「學徒」式的醫師養成教育後，有些前往閩南地區行醫。以後漸漸地到其他中國地區。下面一再討論的醫學校，大部分用日語教學。其實台灣人學習中國的其他語言，遠比到非中國地區，如東南亞、歐美及其殖民地，學當地語言或英文容易得多。

還有一原因也很重要，是實際的經費問題，考進台灣醫學校不容易，到日本讀醫的費用高，找較便宜的醫學教育機會，對不少家庭，中國是一好考量，尤其那裡離台灣不遠，只隔一海的華南地區，生活習慣類似，是不少人的選擇。

### 日本勢力在中國崛起及日語教學

更有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在1920年代末期開始，到1940年代初期，勢力漸漸強大，尤其日本在中國的租借地及占據地增加，還有傀儡政權的滿洲國。日本占領或控制的中國地區漸漸增加，台灣人前往這些地區行醫、經商或其他行業者激增。不久後這些地方，日本人在政府的資助下，陸續成立用日語教學的醫學校，台灣人漸多去中國習醫。

另一很重要的因素是，台灣到了日據時代，法律規則嚴格且必須遵守，政府又很努力執行。一些接受很少醫學教育，沒有執照的密醫，在台灣漸不能生存，不少密醫就到中國執業，尤其是語言相通的閩南地區。中國那時代醫師少，醫療法律落後，尤其內亂多，政府對違規者難處理，沒有醫師資格的密醫仍可執業生存。

另一可說是「政治」原因，日本政府尤其當時台灣總督府，有意拉攏中國人，認為提供醫療服務，可減少中國人，對日本政府的反感。在本刊曾討論過，台灣總督府醫學校<sup>6,7</sup>，就有中國的留學生，後來還特地為培養中國人醫師，特別設立「特設科」，招收中國人就讀。日本政府，尤其台灣總督府，還積極地鼓勵台灣醫師，前往中國行醫。

「同仁會」及「博愛會」是兩個跟醫學有關的「民間」社團，二十世紀初開始就在中國運作。「同仁會」於1902年在東京成立，是由日本中央政府贊助經費，目標是為促進中國與亞州各國醫學。「博愛會」於2018年正式成立，一樣也是民間團體，但由台灣總督府提供經費。這跟政府都有密切關係的兩會，都在中國積極活動。「同仁會」主要在東北、華北及華中活動，「博愛會」的活動則主要在華南。最主要是設立醫院並提供醫療服務，還設立醫學校提倡醫學教育。這裏無法詳細討論，陳力航的兩書<sup>10,11</sup>，尤其碩士論文，有較詳細的報導，敬請參考。

台灣人到中國行醫及習醫，最早在閩南地區的廈門開始，自然因為雙邊的語言相通。在清據時代，接受「學徒式」醫學教育的台灣人洋醫，也有些到閩南地區行醫，台灣及閩南的洋醫界互有來往，雙方都有人到對岸行醫及習醫。在日據時代早期，因為日本政府在東北勢力越來越強大，台灣人醫師，醫學校畢業後不久，開始往東北去發展，接著漸漸有人到華北、華中地區行醫及習醫。下面開始來討論，

台灣人到各地區去習醫的典故，這期先討論華南及東北地區。

### 到華南習醫

日據時代早期的1900年代後期，就有醫學校畢業生開始去華南，尤其到廈門行醫，後來也有到閩南其他地區，甚至到福州。1918年博愛會成立後，最先在福建的福州及廈門，設立了博愛會醫院，這樣促使更多台灣人醫師前往華南。博愛會接著在廣東及汕頭設立醫院，台灣人醫師是醫院工作的主力，參與當地其他的醫療及工作。這期討論的主題是「台灣人到中國習醫」，最有關係的是博愛會設立的醫學校。

博愛醫學校設分別於1922年及1924年設立於福州及廈門，但台灣人只有人就讀於廈門的博愛醫學校，福州的博愛會醫院，雖有台灣人就職，不過人數極少，沒記錄有人就讀福州這醫學校。廈門的博愛醫學校創校，雖只繼續4年多而已，不過畢業了67人，其中有21名台灣



廈門博愛醫院  
Charity Hospital, Amoy, China.  
(ai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Formosa)

圖二 博愛會醫院及附設博愛醫學校舊址。(謹謝「典藏台灣」網站：<https://catalog.digitalarchives.tw/item/00/48/5b/1a.html>)

人，這醫學校培養出來的醫師畢業生，約三分之一是台灣人，看來影響台灣不少。

雖然陳力航的書中說畢業生「大多留在廈門或是前往華南各地執業」，不知是否戰後或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很多人回台灣。他的文章及書所列出的附錄中，說在1954年出版的《台灣醫師名鑑》<sup>12</sup>上有12位，在1958年出版的《台灣省醫師名鑑》<sup>13</sup>上另有三位，所以最少三分之二的畢業生，後來回台灣行醫，對台灣的醫療有所貢獻。

### 東北地區習醫

雖然華南尤其閩南地帶，是最多台灣人醫師前往行醫或交流地區，但不是這系列的主題〈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〉台灣人去習醫最多的地區。華南醫學校畢業生，反而比華中、華北、東北地區都少，是四地區中，最少台灣人就讀的是華南醫學校。東北地區離台灣最遠，反而最多台灣人在那裡的醫學校讀醫。

其實台灣醫學校畢業的醫師，很早就有人到最遠的東北地區行醫。早在1906年就有醫師開始前往，行醫外有些還從事其他事業，有兩位（孟天成、梁宰）建立了大醫院。台灣人醫師們會前往東北，最主要跟日本在東北的勢力，自日俄戰爭勝利後，漸漸強大有關。前台灣總督府早期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，離開台灣後轉任南滿鐵道會社總裁，也影響台灣人不少前往。另外上述的同仁會，很早就經營東北，也是重要的關鍵。很早前往東北的謝唐山，受後藤新平的影響，於1907年到營口，同仁會設立的同仁醫院就職。



圖三 滿洲醫科大學本館（謹謝維基百科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滿洲醫科大學>）

南滿醫學堂於1911年成立於大連，順便一提，首任堂長河西健次，早期來台灣服務，曾任臺大醫院前身的臺北病院的內科的第二部部長兩年(1903-1905)。1922年學堂升格成滿洲醫科大學，並遷到奉天（今瀋陽），醫學部是7年制，但還另設有4年制的專門部。台灣人醫師的子弟親友，漸漸開始到東北的醫學校入學，最先的南滿醫學堂有6位就讀，改制為滿洲醫科大學後更多，就讀過醫學部的有36名，專門部的有46名。

另外較多人就讀的是新京醫科大學，這新京醫科大學的歷史很複雜，無法詳細討論，最少有21名台灣人曾在此習醫。台灣人郭松根醫師，在新京醫科大學當教授，1945年日本投降



圖四 郭松根博士；新京醫科大學教授，戰後昇任長春醫學院校長。（謹謝台南名人錄）

後，改由郭醫師當校長，並改名為長春醫學院，他很可能還安排當時未畢業的台灣學生完成學業，從長春醫學院畢業。另外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學者4名，其他新創立的開拓醫學校或軍醫學校的有7位。旅順醫專是所謂「滿洲內限地開業」的醫學校，也有幾位台灣人。

估計日據時代在中國東北，可能有百位以上台灣人在東北的醫學校畢業。許雪姬教授之文說127台灣人，曾到中國東北地區習醫<sup>15</sup>。另一文獻（陳力航的碩士論文）的附錄<sup>11</sup>中，有一表格，列出一百三十幾位到東北習醫，不過不知多少畢業，或以後有醫師資格。無論如何，台灣人到中國東北地區醫學校習醫的，是四地區中人數最多的，比華北、華中、華南的各地區都多。下期再來討論華北及華中地區。

### 參考文獻

1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-有「緣」得福；回顧有「福」之業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；67(9)：87-93。
2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2-探討馬偕牧師誤會資訊的「緣」與「福」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；67(10)：90-5。
3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3-6-探討馬偕牧師的生涯、影響及貢獻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1) 2023；67(11)：86-92；2) 2023；67(12)：87-93；3) 2024；68(1)：89-94；4) 2024；68(2)：85-90。
4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7-10 -戰前來台醫療有關的歐美人士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1) 2024；68(3)：90-5；2) 2024；68(4)：85-9；3) 2024；68(5)：89-95；4) 2024；68(6)：89-95。
5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1-14-戰前歐美醫師與醫學教育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1) 2024；68(7)：85-9；2) 2024；68(8)：82-8；3) 2024；68(9)：89-95；4) 2024；68(10)：80-5。
6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5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)：從土人醫師養成所到醫專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4；68(11)：86-91。
7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6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2)：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醫專部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4；68(12)：90-5。
8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7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3)：多元化的台灣醫師養成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5；69(1)：82-7。
9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8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4)：日本醫學校習醫的台灣人醫師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5；69(2)：80-6。
10. 陳力航：慢船向西-日本時代台灣人醫師在中國。2024；前衛出版社，台北市。
11. 陳力航：日治時期在中國台灣醫師(1895-1945)。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。In Internet：<https://nccur.lib.nccu.edu.tw/retrieve/81951/008101.pdf>
12. 卡鳳奎：日治時期台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。2011；博揚文化，新北市。
13. 吳銅（主編）：台灣醫師名鑑。1954；台灣醫藥新聞社，臺中市。
14. 陳國柱、連志成、林志華：台灣省醫師名鑑 1958；國際文化服務社，台北市。
15. 許雪姬：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活動-在「滿洲的台灣人醫生」。台灣史研究 2004；11(2)：1-75。⊕